



# 方汉奇：积累到了，方成大家

张鹏文/图

20多年前，我曾经听过方汉奇先生的课。适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建系60周年，我有机会拜访这位师长，有幸再次聆听他单独给我上的一堂课。在他身上，有老学人的淡泊与执著，也有新闻人的敏锐与时尚。

## 用望远镜“巡视”书房阵地

方先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身高不足1.6米，但双眼有神，动作敏捷，气场强大，满头银丝耀眼，完全不像九旬老人。

走进方先生的家，眼睛立刻被四壁书柜所吸引。我目测估计方先生藏书起码过万册，先生神秘一笑，眼神中的潜台词是：“不止。”他像孩子炫耀宝藏一样，抽出一本书架上的书，里面居然还有一层书。原来，这些书柜是他亲自设计定制的，其秘密在于书柜的深度，每一层都可以里外“藏”两层书。

书柜从地板直达天花板，为了看清最高处的书，方先生特地购置了望远镜和梯子。一名学生曾经这样描述：“就像战场上的一位出色的将军调遣千军万马，但见他站在书房中间，双手高举望远镜，准确地向高高的书架上望了一眼，然后搬来一架梯子，噔噔噔爬上去，转眼便取下书。”

方先生一辈子读书成瘾，藏书成癖。“小时候因为一直打仗，没能好好读书，一边逃难，一边转学，小学和中学一共转了14所学校，知识基础没有打好。”他总是遗憾当初没能考取北大等名校。上世纪50年代初来到北大工作，他终于有了专心读书的机会，竟创下了5年读完2000多本书的纪录。即使在“文革”中下放江西干校最艰难的时期，他也不忘带着宝贝似的5个大书箱。据说，当时他能头顶着大书箱毫不费力地爬上农民的阁楼。

## 10万张卡片织出立体知识网

几十年后，学生们还记得他讲过的课。一次，方汉奇先生讲梁启超“开政论冗长之坏风”，说蒋百里写了一部5万字的《欧洲文艺复兴》，请梁启超作序，结果梁启超“纵笔所至，略不检束”，把一篇序竟写了5万字，蒋百里很为难，只好劝梁启超另出一本《清代学术概论》，自己反过来为这本书作了序。

讲到此处，教室里笑声不止，方先生却一脸严肃接着“八卦”，这个蒋百里后来因故自杀，未遂住院，竟因祸得福，与护理他的日本护士恋爱了，他们婚后生有一女，此女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满座一片“哦——”

所有的段子，方先生都似信手拈来，史料在他的脑子里似乎早就穿成串，拎出一个点，围绕这个点的典故、人物，彼此的关系，大小事件，全都清楚明白。一名学生整理笔记时发现，6次课方先生提及和办报有关的人物竟多达上百个，每个人的生平、轶事、性格、趣闻都有血有肉，让人一下就能记住。

方先生把讲课比喻成打仗。他说：“做学问如果没有纵深储备，就如同单线防御，一点突破，全线崩溃。有了纵深，你在课堂上戳着，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忘了还有一个还有别的。50多年前听曹聚仁先生的新闻采访课，

让我终生受益的就是学到了用卡片来积累资料。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做的卡片，已经超过了10万张。”

这些资料卡，让方先生的记忆成了一张立体的网。“一个新的材料掉进去，立刻就被这张网锁住，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你的这张网大且厚，自然产生的联想和提示会让你接受新信息相对容易；如果你的网又薄又小，基础不够厚重，那记忆就比较困难。”他说。

## 坐了50年冷板凳，成了名师

业界评价：“新闻史是新闻学院较冷的一门。方先生一坐50多年冷板凳，却成了人大新闻学院学术地位最高的老师，他的弟子们形成了全国新闻学界最为壮观的学



术家族，颇耐人寻味。”

方汉奇对报纸的兴趣始于少年，高中一年就收集报纸200多种。那时候，他心中的偶像是范长江那样的战地记者，所以大学报考的都是新闻系。

1950年大学毕业之后，方汉奇阴差阳错来到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那时我单身一个人，就住在图书馆里，每天晚上就是读日报。”他读完了78年的全部2.7万份《申报》，即使是专门研究《申报》的学者，也没人能做到这一点。

短短一两年，这个沉默的年轻人脱颖而出，受邀到圣约翰大学讲新闻史专题。

当时上海新闻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不少工作人员是解放前《申报》《新闻报》的著名老报人。“因为屁股坐得住”，方汉奇被不止一位老报人相中。岳父黄先生先下手为强，果断请一位女同事给他介绍自家女儿，成就

了一段跨越60多年的钻石婚姻。

1953年，方汉奇受邀到北大新闻系任教，开始“安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搭建中国新闻史的框架。当时，全国研究新闻史的人算上他就两个。

然而世事不如人愿。3年牛棚，3年干校，方先生笑称自己被改造得“身强体健”：“扫厕所、修下水道、修土方、打石头，都干过。”方先生至今还能自己做饭，也得益于在干校做过厨子，“给400多人做饭，用大铁锹在锅里炒菜。我手艺好，每次打饭就我那队排得最长！”

人大1978年复校，方汉奇用短短两年时间写出了《中国近代报刊史》，成为中国新闻史的权威著作，被各大新闻院校选为教材。此后，一本本的专著相继问世，不断刷新学科高度。

## 玩微博玩微信，活到老学到老

方先生如今仍满负荷工作：每年招一个博士生，每天读十几份报纸，关注网络信息，晚上12点之后才睡。“要做先生，就得不断学习新的东西。”

在学生们眼里，方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时尚潮人，他是人大老教授里最早使用电脑的人，他电脑上同时开着QQ和MSN，还用个人网站和弟子们交流。

后来有了微博，他立刻对这个好玩的东西发生了兴趣，从2010年11月到2014年7月以一张和弟子的合影作为终结，他共发过300多条微博，粉丝最高时超过175万人。方老师笑曰：“尝过梨子的味道就可以了，这是我对新媒体的一个实践。”

不过，他退出微博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开始玩微信了，“微信是信息的付出，而微信是得到”。他给自己微信起名为“COCO”，这是儿子家一条宠物狗的名字。对他而言，生命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生活中永远有新鲜的东西引起他的好奇和关注。

“你们做记者，更要不断学习，做功课，就像滚雪球，把小雪球滚成大雪球。积累到了，方成大家。”方老师说。

链接：方汉奇，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普宁。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曾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代表作有《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报业与报人》等，并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大公报百年史》。

很多人写过欧洲，视角不尽相同。《阿尔萨斯的一年》有点特别，算不上风情游记，也不是深刻的人文哲思，它的特色在于生活化。申赋渔与申杭之父女交互写作，为了区别两位作者的内容，父亲的文字是惯常的黑字，女儿的则用绿色标示，欧洲的这一面与那一面，奇妙地融合。左眼清新、右眼沉郁，读《阿尔萨斯的一年》，看到更亲切、生动的欧洲。

2011年，申赋渔成为《南京日报》派驻法国的记者，妻子是大学老师，来法做访问学者，12岁的女儿杭之随同父母游学，一年的时间，不多不少刚刚好。一个家庭的国外“慢游”记录，没有走马观花的仓促，没有离国去乡的隔膜，不疾不徐，潺潺诉说，悄然进入了“他社会”的日常，或许就是这种随旅行得以跨越私体验界限、引起读者共鸣的原因所在。

杭之写下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艾丝波娜蒂中学上初一的奇葩学校生活。她文笔扎实，不幼稚，也不故作深沉，就是自然而然地说啊说，淡淡的嫩绿，如小芽儿钻出土壤，摇曳在雪白的纸页上，显露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宁静单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喷笑，不是因为她写得搞笑，而是故事里的人和事有真意思。

面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做老师的都会偏头疼吧？法国人的散漫原来是从小炼成的。一堂课就甭想安安稳稳地上到底，总是会被叽叽喳喳的议论和自由自在的打闹给打断，老师气急败坏地嚷嚷“这是我见过最差的班”，果真如此吗？隔壁班说，“本纳萃夫人也这么说我们呢！”男生们很无赖，说脏话、乱插队、考试作弊、拦着人要钱买零食，甚至因为调皮放火烧掉了体育馆和草坪；可是他们莫名其妙地又很绅士，跟陌生人热情地打招呼，称呼女生为“小姐”，欺负女生会受到全体鄙视，真是奇妙的矛盾综合

## 《世说新语》依然新

王兆军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就是辛弃疾名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中那个小名叫“寄奴”的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当过官，袭封临川王，晚年召集一帮人编写了一本奇书《世说新语》。这本书有点像人物志，写了魏晋以降的官员、文人、僧侣、名士1000多人。因为作者距书中所涉及的时代只有百多年的历史，有点像我们今天看晚清民国时期，素材新鲜，可信度高。

魏晋，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分裂，门阀士族占据了统治地位和大部分社会资源，民众饱受压迫，甚至性命难保。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凋敝与苍凉。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士族，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态，有的心事浩茫，力图恢复中原，建立和平生活新秩序（如王羲之、桓温、刘裕），有的醉生梦死或沉溺于宗教，就连琅琊王氏的那些子弟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老庄道家，和支遁、竺道深等和尚过从甚密。有的到处钻营，有的则傲世独立洁身自好（如嵇康）。

《世说新语》中，嵇康是个光芒四射的人物，宁肯和向秀一起打铁也不愿与司马氏家族同流合污。他写了两篇有名的文章《管蔡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在绝交书里，嵇康决绝地表示不肯参与到卑污的政治里去，后世多因此误认为山巨源是个反面人物。其实，山海在那时是个“正常人”，因为爱戴嵇康的品格，所以在离任时推荐嵇康代任，没想到嵇康一篇千古美文，让老朋友无法自辩。后来，嵇康因仗义执言被判死刑。临刑前，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在刑场上最后弹奏一次古琴曲《广陵散》，再就是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那个曾被她宣布断交的朋友。老成持重的山涛后来把嵇康的家庭照顾得很好。

历史上所谓的魏晋风度是个很复杂很笼统的概念。你说他们高风亮节傲世独立吗？其实并不尽然。贵族也好，平民也好，一旦进入名流，就有很多变化和无奈，都不乏变节者和伪君子，有的近乎衣冠禽兽。西晋大臣王衍被石勒俘虏后，大言不惭地说西晋亡国跟他没有关系，一个位极人臣的宰相，国家亡了，怎么能说跟自己没有关系呢？王衍因此被石勒煞是讥讽了一阵子。而这个所谓的名儒一夜权倾之后，居然怂恿石勒尽快称帝，没想到投机不成，被石勒给弄死了。竹林七贤中有个小伙伴，名叫王戎，他家有棵李子树，果子很好吃，他怕别人拥有同样的嘉木，凡成熟的李子，他都要在果核上钻个孔，让其不能生发。

同为一流名流，有的人言行一致笑傲江湖，有的则是伪装的雅士。管宁和华歆同在院子里锄地种菜，见地上有一块黄金，管宁觉得那东西和瓦块没什么区别，继续锄地，而华歆则拾起金子来，看了，然后装模作样地扔了。还有一个自称超脱的名流，大概是叫刘惔，平时装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当好友问他此生最上心的是什么，他端详着自家华屋玉食，感叹道，要是能永远保持这些财富而且不死就好了。

两晋时期，文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超凡脱俗的样子，以此博取雅名以便进身庙堂。有一位士大夫说，做好三件事，身价就能迅速提高并成为名士：一是喝酒，一是经常出入高第，一是会诵读《离骚》。

《世说新语》文体新颖，有创造性，为未来的戏剧和小说开辟了道路。书中有些句子成为典故和警句。



## 一批近代新闻史珍贵文献被发现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员胡太春在其新著《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增订本）中，披露了他新近发现的一批近代新闻史珍贵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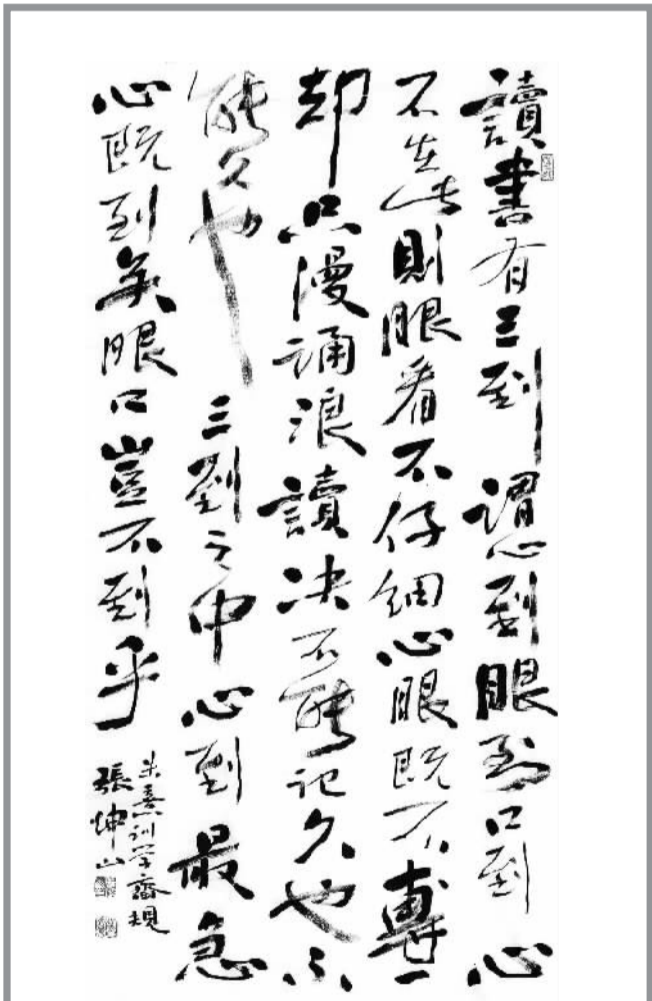
其一，咸丰三年《京报》10余件，报道了当时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北渡黄河，围攻洛阳，咸丰帝张皇失措，一边调兵遣将围剿北伐军，一边逃回北京负有失陷南京责任的江南大员；一边推行新的财政金融政策，寻找新银矿、新铜矿，铸大钱扩充军费，加紧吏官增捐，补充即将枯竭的财政来源，企图尽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

其二，1895年甲午战后，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爱国士大夫愤起筹办强学会，在北京利用民间报房，出版了一份份《万国公报》的维新派报纸，宣传知耻图变。这是国人在京自办的最早的爱国新闻期刊双日报，以前曾有一部分藏于上海基督教协会，被误认为全套孤品。新发现的这批新闻期刊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比上海藏品刊期多，其中刊登在18号的《报馆略略》是国人发表在京师维新派民办报纸上的第一篇新闻学专论。我国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高度评价了这批近代新闻史料的珍贵价值。（赵兴林）

## 《共赴国难》

### 捐赠抗战纪念馆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孙继业、孙志华历经10年完成了《共赴国难》一书。该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反映了8年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该书的出版，有利于两岸共享史料、增进两岸共识，有利于宣传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近日，孙继业向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及抗战老战士代表等赠送了《共赴国难》一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铁农出席了活动。（叶晓楠）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诵浪读，决不能记，久也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宋·朱熹《训学斋规》节录 张坤山书

书法家简介：张坤山，1952年生，山东省淄博市人，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书法家，连任第三至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曾20余次在全国性书法大赛中获得金奖，多次担任全国全军展览评审委员。百余篇书法理论文章发表于专业刊物。出版有《张坤山书法集》《张坤山画集》等。

